

DOI:10.16305/j.1007-1334.2016.11.011

浅析十二经支脉理论对针灸临证的指导作用

陈星宇, 诸毅晖, 邹婷婷, 易玉辉, 潘早波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5)

【摘要】 浅析十二经支脉理论对针灸临证的指导作用。首先对十二经支脉理论进行了阐释,十二经支脉都有“其直者”或“其支者”,均属于经脉部分,均可运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其次强调重视对十二经支脉的临床运用,因支脉可达主干不及之处,临床诊断、治疗时,需重视结合支脉的循行路线以及分布在支脉上的穴位,以期达到更好的疗效。

【关键词】 十二经脉;支脉;临床意义

Initial analysis on the guidance of theory of twelve meridians branch in clinical acupuncture

CHEN Xing-yu, ZHU Yi-hui, ZOU Ting-ting, YI Yu-hui, PAN Zao-bo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Abstract: This paper initially analyzed the guidance of theory of twelve meridians branch in clinical acupuncture. The twelve meridians all have its main vein and branches, which also belong to the meridians and can be used in guiding the clinical practice. Because the branches can reach the part that the main vein not touch,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ycle routes of the branches and the acupoints located in the branches so as to obtain better effect.

Keywords: twelve meridians; branch; clinical significance

《灵枢·海论》中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藏,外络于肢节。”即经脉可将人体内外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作为经络系统的主干,十二经脉常用于阐释疾病的病理变化,同时也用于指导疾病的诊疗。经脉循行的研究是经脉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两千多年来学者对经脉循行的研究一直遵循《灵枢·经脉》的叙述,其中关于每一条经脉的叙述都包含了支脉,即“其直者”或“其支者”。因此,对于支脉的研究、运用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十二经支脉的理论阐释

《灵枢·经别》中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这句话很好地反映了十二经脉在阐释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方面的重要意义,因此,十二经脉对于临床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那么,经脉分支是否也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呢?

从现有的医学文献来看,经脉循行的分支从出现到基本形成经历了从马王堆《帛书》到《黄帝内经》两个主要阶段^[1]。《帛书》中关于经脉循行的叙述集中在《阴阳十一脉灸经》(后简称《阴阳本》)及《足臂十一脉灸经》(后简称《足臂本》)中,《阴阳本》中尚无经脉分

支,《足臂本》中只出现了4处关于经脉支脉的描写,且循行的行程都较短。直至《灵枢·经脉》完善了十二经脉理论。经脉循行的支脉也开始大量出现,在《灵枢·经脉》的记述中,十二经脉的支脉分为了“其直者”(共出现5次)和“其支者”(共出现23次)。较《阴阳本》和《足臂本》而言,《灵枢·经脉》篇所载十二经支脉的循行路线有所增长,更为清晰。

在《帛书》时期的经脉分支具有两种意义,一是兼取不同的经验内容,二是兼容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病候部位^[2]。此后,《灵枢·经脉》中十二经支脉又有了新的意义。①“其直者”主要是指经脉循行于体表的有穴通路和与脏腑联系的纽带^[3]。如《灵枢·经脉》所载手少阴心经循行:“其直者,复从心系……循小指之内,出其端。”说明心经在体表腧穴的经气分布路线。而足少阴肾经循行原文所记载,“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夹舌本”,即强调肾经联系肝、膈、肺及喉咙、舌等脏器。②“其支者”主要是连接首尾经和分布于主干经脉所不能及的部位^[4],如大肠经“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上挟鼻孔”,下接胃经;而肺经、大肠经、小肠经、膀胱经、心包经、三焦经的“其支者”,根据原文叙述皆分布于浅表部位来补充主干循行所不能及的部分,如三焦经“其支者,从膻中……以屈下颊至。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至目锐眦”。将两者概括而言,《黄帝内经》时期经脉支脉具有的主要作用就是联系脏腑的内行线以及连接首尾经^[2]。

从古至今,十二经脉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包括

[作者简介] 陈星宇,女,硕士生,主要从事针灸调整神经-内分泌-免疫机制研究

[通讯作者] 诸毅晖,教授,硕士生导师。

E-mail: zyhtcm@cdutcm.edu.cn

以下几个方面。①说明病理变化:十二经脉是外邪从皮毛腠理内传于脏腑的传变途径,同时也是脏腑间病变相互影响的渠道;②指导辨证归经:经脉联系机体内外,从皮肉内至脏腑都是以经脉为纲,以此可确定疾病的经脉属性;③指导针灸治疗:即医者根据疾病的归经在治疗中遵循“经脉所过,主治所及”而“循经取穴”确定取穴处方。不难看出以上三点都与经脉的循行路线有关,而支脉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联系脏腑以及连接首尾经,说明支脉是属于经脉部分的。由于支脉在循行路线上还可以分布于主干经脉所不能及的部位,成为十二经脉主干的重要补充,因此十二经支脉与主干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2 临床诊疗需重视十二经支脉

《阴阳本》中的每条经脉都记述了“是动则病”和“是主某所产病”,对后世具有指导临床运用的深远意义,而《黄帝内经》在《帛书》的基础上将十二经脉理论完善,数千年来也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5]。在针灸临床诊疗过程中,经脉理论中的“分经辨证”和“循经取穴”则是最为常用的法则。

临床诊断时,分经辨证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方法,各经脉既有其循行所过浅表部位的外经病,又有其循行到达内脏的脏腑病,但仅用主干循行路线所过部位去诊断、治疗疾病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上文提到“支者”主要分布于经脉主干所不能及的部位,而有些病痛部位往往位于“支者”循行路线上。如《灵枢·经脉》所载膀胱经主干的循行路线仅一句:“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然而“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腠中。其支者,从腠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腠中。以下贯腠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那么,当患者出现腰背痛、腠窝痛时,则要考虑“其支者”的循行路线;其次,有些经脉的主干并没有络属脏腑,如根据《灵枢·经脉》关于足阳明胃经的叙述,不难看出该经的主干部分仅循行于浅表部位,而脏腑的络属是通过“其支者”以及“其直者”完成的。因此,无论是在诊断外经病还是脏腑病时都不能拘泥于经脉主干循行所过部位,也要考虑十二经支脉的循行路线。

无论是《帛书》还是《黄帝内经》在提到十二经脉主治时都是在叙述完经脉的循行之后。如《足臂本》所载:“足太阳脉……其直者贯目内眦,之鼻。其病:病足小指废……数癰疾。”《灵枢·经脉》所载:“肺手太阴之脉……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则病肺胀满……是主肺所生病者……溺色变。”由此不难看出,古人在归纳总结经脉主治时没有区分经脉循

行的主干与分支,因此在临床治疗时,十二经支脉应该与主干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临床治疗中常用到循经取穴的方法,《四总穴歌》所说的“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则是其中的典型,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腧穴的远程效应,在临床治疗中效果显著^[6]。其中足三里、委中和列缺就分别行于胃经“支者”、膀胱经“支者”以及肺经“支者”上,可见十二经支脉上同样分布着重要的穴位。

以足三里为例,不仅《四总穴歌》中有所提及,在其他很多古代文献中均有所提及,且皆阐明足三里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同样,现代研究也表明^[7],足三里对于治疗高血压、泄泻、呃逆等疾病也有显著疗效。当然,除了《四总穴歌》中提到的穴位,其他分布于十二经支脉上的穴位在临床中也有运用。如,丰隆是足阳明胃经“支者”上的穴位,王飞鹏^[8]通过电针刺激丰隆穴,发现其对于血脂异常的患者具有调节作用;神门是手少阴心经“直者”上的穴位,林仁勇^[9]通过针刺神门穴发现其对心率异常有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十二经支脉上的穴位在临床治疗时也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循经取穴”运用于临床时不要只考虑主干上的穴位,结合其分支上的穴位能让治疗取得更好的疗效。《灵枢·经脉》说:“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十二经支脉作为十二经脉的一部分,在生理、病理以及治疗方面都具有与经脉主干同样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在经脉辨证还是取穴处方中,十二经支脉都不可忽视,这样,医者才能收获更好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 [1] 赵京生. 经脉支脉的形成过程与意义[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 13(2): 11-13.
- [2] 黄龙祥.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303-304.
- [3] 李易霞. 《灵枢》“其直者”“其支者”之我见[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1993, 16(1): 8.
- [4] 张卫华, 李易侠. 略论十二经脉循行路线中“其直者”与“其支者”涵义[J]. 陕西中医, 1992, 13(12): 552-553.
- [5] 林其盛. 读解经脉[J]. 中国针灸, 2004, 24(2): 139-141.
- [6] 包含飞. 系统论意义下的经络学说[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4, 48(3): 3-6.
- [7] 周海波. 足三里穴在临床中的运用[J]. 针灸临床杂志, 2000, 16(12): 30-31.
- [8] 王飞鹏. 电针丰隆穴对血脂异常患者血脂的调节作用[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9.
- [9] 林仁勇. 针刺神门穴对心率和心率变异性的影响[D].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 2012.

编辑: 张立艳

收稿日期: 2016-01-23